

青

春

玄

幻

舞

侠

梦舞墨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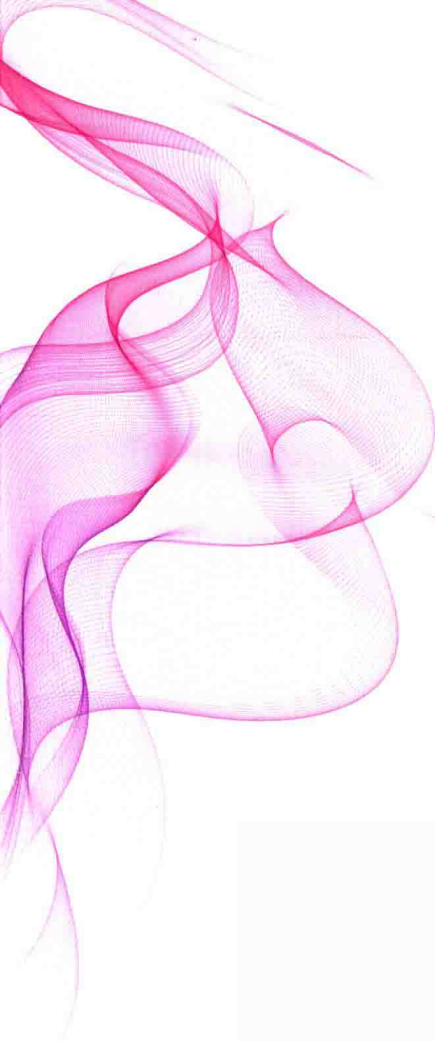
墨舞国子民/皆善舞技
所谓舞技/似凡世舞蹈
然而此舞技/可招招逼人于死地
墨舞人各有所长/用器异/舞亦异
且因人血统/技艺不一
于国中地位不一

萧惟丹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“十佳小作家”
“文心雕龙杯”全国中小学文学艺术大赛“全国十佳校园小作家”
“全国校园文学新苗奖”得主萧惟丹最新作品





梦 舞 墨 城

萧惟丹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舞墨城/萧惟丹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6.8
ISBN 978-7-5329-3440-9

I. ①梦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9252 号

梦舞墨城

萧惟丹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.5 插页/2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3440-9
印 数 1~3000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1 壹 / 放荡不羁

颓败生活中英雄梦想难以幸存，那久远的舞蹈的梦更是已随某阵寒风逝去，破碎却不留痕迹。

19 贰 / 魂牵梦绕

我的手触到了长长的木质把杆，触到了带着细尘的白色窗台，触到了落地镜中自己的脸，像许多年前来到舞蹈房一样，原来热情被掩埋在深处，却从未削减。

42 叁 / 初来乍到

此女命格乾坤倒置，凶吉难卜，恐命克其亲难以避免。然其力非凡，墨国咸宁，不可或缺。

88 肆 / 铤而走险

我们永远无法拖住生命长河的尾巴，就像我总要面对一些事情。

已是半夜，冷冷的月光安静地铺在我的床头，紧张又激动的我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丝毫没有睡意。

112 伍 / 节外生枝

“走了。”灵煦说着，开始往外走，“背对着是永远解决了问题的，你得转过身来，面对它。”

146 陆 / 绝处逢生

我故意问：“那你后悔在那遇到我吗？”

“悔得肠子都青了！”她故作夸张地说。可我分明读到她的眼睛在说：不后悔。

188 柒 / 祸福相依

“不是所有镜子都明澈如水。明辨是非真假，无所畏惧，方能得己欲求之物。”

213 捌 / 载誉凯旋

夜很静，只有微微海风呢喃，海浪轻轻拍打岸边的礁石。她的声音连同她的身影，一起消失在夜空里。

226 玖 / 赤胆忠心

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：“等战争一结束，我们就一起离开这儿吧，去你原来所在的世界。”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。

260 拾 / 如真似幻

她怎能理解所有现实一瞬间变成泡沫的痛楚与懊悔……尤其是在……成为“无限荣耀”的逃兵之后。

265 终 章

谁也不能预知未来的路，这比战争还要可怕得多。
不，或者说，自己生活着，本身就是一场未知结果的战争。



壹 / 放蕩不羈

頹敗生活中英雄夢想難以幸存，那久遠的舞蹈的夢更是已隨某陣寒風逝去，破碎卻不留痕迹。

“快，麻利点！老师该来了。”

“先把书包扔出来……”

天阴沉沉地压下来，空气中充斥着泥土的颜色，憋得人们觉得呼吸都是奢侈的。文圣中学草丛深处的栏杆旁窸窸窣窣，几个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，一会儿又消失不见，在一阵闷热躁动的风来临之后，草丛又重新变回静谧美好的样子，像是一切从未发生过。

——是草丛深处那从来无人问津的幽邃，为我们打了个大大的掩护……

“这次唐糖请客。”对面两个男生嬉皮笑脸地说，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烟草味道。

逃出学校后，空气都新鲜了不少。我答应着，恣意伸了个懒腰，与他们一同脱离这个牢笼的不休纠缠。

我认了假小子的命，每天跟在一群学习差劲的男孩子后面胡作非为。夏天在女孩子的笔盒里做昆虫实验，冬天往同伴衣领里塞雪球，上课抽同桌板凳，晚上偷偷拔掉隔壁班自称老大的男生的自行车气门芯，都是我过去玩倦了的把戏。久而久之，我和几个调皮男孩大摇大摆走在放学路上，方圆两米自动清场，

有点像古惑仔，但不是古惑仔，因为那些已经过气很久。

是山大王，如假包换。

穹顶最终没能裹住初夏的雨。冰凉的水滴带着泥土味儿冲刷着整个城市。行人匆匆走过，脚下溅起无数积水。猛烈的雨势让我们措手不及，只好狼狈地窜回学校，不必说，此刻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糟。不巧碰到下课，过道上比肩接踵，我一路骂骂咧咧地挤回了教室。

“唐糖，出去也不说一声，害我到处找。”余可然着急地说。

余可然是我唯一一个女生朋友，学习偏好，遇事说一不二，是个正常人类。我们成为朋友的原因很简单，我打不过她。

她没有练过忍术、太极，也不是跆拳道黑带，更不能胸口碎大石。她仅仅有一双黑亮眼睛，一切也全因了那眼睛。你见过黑洞吗？反正我没见过，但看她的眼睛时，我便是茫茫宇宙中漂浮的一粒沙，被非同寻常的引力召唤，黑洞就在我面前。她眼里有缥缈繁星，我也只好卑微到尘埃里。

“我这不是回来了嘛。”我尽量不去看她的眼睛。

话音未落，班长就凑过来，说：“回来就好，林老师找你。”

“你不能安稳地学会儿习吗，唐糖？看你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，我都替你爸妈心寒！”林老师铁青着脸，紧盯我。

“他们心寒？”我的反问让老师没了言语。

心寒的是我吧？我想。

我不怕老师拿处分威胁我，老师们也没那闲工夫在我身上耗时间。谁不知道呢，唐糖的爸妈就跟蒸汽人儿似的，从没露

过面。一次我差点被劝退，办退学手续那天，主任、老师坐在办公室泡了一上午普洱茶，愣是没等到唐糖家长。从那以后我越来越无法无天，包括此刻，哪怕老师把刀刃儿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只会像谭嗣同那样叫声“快哉，快哉”。

我对老师的“谆谆教导”没有半点感触，只是感觉昏昏欲睡，默默祈祷老师下次换个新鲜一点的说辞。

回到班里，两个男生迎面而来，问：“怎么样？林老师说什么都没有？”

这就是我的死党——

左边的男生叫司雨舜，与生俱来的“玩世不恭”的气息从他的每一个毛孔里溢出，一头偏棕色的头发，一米八多的个子，穿着倒很体面，人模狗样；右边的是孙哲，首先进入视线的就是遮住一半脸的大眼镜框，细细地看，会发现他脸上有一两颗青春痘，不过无伤大雅，一眼看去文质彬彬的男孩，你才不知道他心里沉睡着多少只魔兽……不管怎样，大家现在都是处在那个引得大叔大妈频频回首留恋的“最好的年纪”里，更加幸运的是，这其中也包括我。

面前的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耸耸肩说：“还能说什么，老样子呗。”

他们如释重负，极其默契地露出一种不正派的笑，很不正派。

“楼下出事了，快去瞧瞧！”正当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有同学突然喊道。

我一下子来了兴趣，拽起余可然就往楼下跑。司雨舜、孙哲紧随其后。

果然，在学校单调乏味的环境中，觉得生活枯燥厌烦的人们，其好奇心实在不可小觑，等我们火速赶到时，人早已里里外外站了好几层。大家个个都像鲁迅小说里的麻木围观的小市民。看热闹是不花钱的。

挤到人墙前面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我们学部那个出了名的“富二代”——蔡子天。关于他蛮横霸道的传言可谓四月里的柳絮——到哪都是，今天荣幸见识一次。蔡子天正用那肥胖的手拽着一个小男生的领子大骂，而小男生结结巴巴地解释着什么，看样子吓坏了。

我仔细一瞧，那男生我见过，比我们低一级，人挺老实，看衣着，家里大概不算富裕，以前在一起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曾帮我买过水，也算是欠他个人情。

从蔡子天那气急败坏的骂声中，我听明白了：小男生只顾低头看书，不小心踩脏了蔡子天脚上的名牌鞋，蔡子天嚷着要小男生赔。

多大的人了，还为这点小事计较，我心里不屑。自己最看不起这种借家中背景飞扬跋扈的人，一心想冲进去帮小男生解围，余可然拉了拉我，示意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想了想，也罢，反正不关自己什么事。

谁知蔡子天得寸进尺，狠狠地推了那小男生一把，小男生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紧咬嘴唇，眼睛充血，通红通红的。我一时没忍住，在人群中骂道：“欺负人算他娘什么本事？”

蔡子天回头看我，撇了撇嘴说：“怎么？想管闲事？”

我上前扫了他一眼，接着盯着他的衬衣皱起眉，说：“衣服真不错……”那男生刚露出得意又不屑的笑，我又继续说，“可是，里面的不好。”

“短袖？这可是国际名牌，好几千呢，不识货就别瞎扯。”蔡子天最见不得别人说他不好，立马反驳我。

“不，还往里。”我笑了笑，指着他的胸口说。

“你……”蔡子天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于是恼羞成怒，像被激怒的公牛一样，弓腰低头向我撞来，我一躲，无奈地看着他笨拙的身子硬生生地扑了个嘴啃泥。

像他这种“温室里的花骨朵”，还不如我一个女生有能耐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结实地方，再加上我平日在学校栅栏上常“锻炼”，人还没打着，就把他累了个够呛，此刻他那臃肿的身躯与气喘吁吁的样子真是好生协调。这种滑稽的场面没持续多久，他又恶狠狠地扑来，然后，时间好像被抽去了一秒，就一秒，哪里好像变得不对劲。

“哎哟——”他竟坐在地上，痛苦的表情浮现在他的眉心、眼角、两颊、鼻翼还有肥厚的嘴唇上，五官几乎拧到了一起，像油画调色板里的染料，不分明了。他的双手捂住脚踝，脚踝动弹不得，嘴里的脏话却一刻没停下，犹如江水，滚滚而来。

我心里估量他定是扭到了脚，若不赶紧离开，过会儿被老师逮个“现行”，我也没有好果子吃，只好就此作罢，轻蔑地瞥他一眼，然后径直走开。

走出人群，我拍着身上的灰土，听见耳边余可然的唠叨：

“让你别多事，你偏不听，打架可是违反校规，又惹事了不是。”

“违反校规”这四个字，对于我来说再熟悉不过，何止是这次，逃学、顶撞老师、去网吧、喝酒……我干过的事，哪条不是“违反校规”？这校规就像个空口号，“狼来了”的故事听多了，就再也不怕有人喊“狼”了。但是这次，被戴上“违反校规”的帽子，总觉得有点亏。

我对她说：“哪能叫违反校规啊，我可是见义勇为。再说，我又没动手，真追究起来，也应是蔡子天的责任。走吧，没事的。”

“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爸妈是做什么的。不管你动没动手，只要他受了伤，到时候老师不会听你分辩。”余可然好像认定了这事儿。

夜色给学校笼上了一层浓浓的黑纱，无尽而广阔的黑，使密集的空气不停辗转、翻腾，像是一场深邃的梦境，在我的头顶盘旋。生硬的下课铃还在教室不断冲击着同学们的耳膜，我已经第一个冲出教室来到宿舍。

宿舍内空无一人，周围一切都像死去了的怪物，只有玻璃窗夹缝中的冷风在呜咽诉说。我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吓了个激灵，手一抖差点把手机掉到地上。一看，原来是我妈。这与死神召唤并无两样。

我犹豫再三，终于摁下接听键。

“唐糖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今天我们公司又接了个大单，这下我们又可以赚一大笔钱了……”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依旧没从钱眼儿里爬出来。我不想多听她的商业经：“你给我打电话，就为了说这些？”

妈妈听出我的不耐烦，怕我挂电话，话锋一转：“唐糖你去学舞蹈吧，考艺。”我庆幸此刻还未将刚打开的饮料灌进嘴，否则床单又要重新洗了。她听不到我的回应，以为信号不好，于是更大声地重复了两遍。句句刺耳，字字扎心。

电话里还在继续咕咕哝哝说些什么，我不再听下去，有些惶恐地慌忙挂掉电话。

我喘着粗气，好像刚刚登过珠穆朗玛峰，或者恰好结束了一场马拉松比赛，心里乱成麻。

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。

舞蹈——

我下意识地长叹一声。这两个字是细长无情的银针，一点一点为我剔出那些陈年往事，哪管血肉模糊。

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很久，差不多是在我还没有成为十恶不赦的“山大王”前，在爸妈还没被卑劣的金钱欲望操控前，我有一头黑直的长发、一件淡粉色的蓬蓬裙和一双美丽至极的红舞鞋。我也可以在舞蹈房的地毯上毫无顾忌地跳舞，昂首挺胸做舞蹈队的佼佼者。就像所有童话的结局都是“从此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”一样，我人生未来的康庄大道可能是一片光明，可偏偏，一切都偏离了生活轨道，我现在生活得如同行尸走肉，远不如一只肮脏丑陋的臭老鼠。老鼠至少还知道每天要为自己偷偷攒下几粒米，而我想要的是什么呢？

历史总是向前，我夹杂其中成为浩瀚江河里的一滴，被动

地翻腾跌宕。颓败生活中英雄梦想难以幸存，那久远的舞蹈的梦更是早已随着某阵寒风逝去，破碎却不留痕迹……

昨夜没有睡好，我今天不住地打瞌睡，蔫蔫地坐在课桌前，听老师讲那些发音古怪的英语单词，心里却还在想着舞蹈。

此刻，我究竟在踌躇什么？是不甘吗？

踏着下课铃迈出教室，有意无意地任双腿带我路过舞蹈房。

“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……”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女生，和着节拍练习舞蹈，动作有板有眼又不失柔美。舞着的女孩们透出一种独特的气质，与同龄人的叛逆性格产生强烈反差。她们很不一样。我能想象她们在聚光灯下的陶醉。

我被这里深深迷住，忘了前行。

就这样，我不知站在舞蹈房门口多少次，却一直没有勇气踏入。我是个邋邋遑遑的人，没有资格与她们共舞。这样想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太没用。

刚结束了舞蹈课的余可然突然冒出来问：“你在这做什么呀？”她的眼睛眨巴眨巴，盯得我发慌。

我在这做什么？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”我含糊其辞。

“随便看看？不是吧。难道……你也想进舞蹈队，硬汉？”她把胳膊搭在我肩上，仰头笑的时候我好像都能看到她上方的空气不住搅动。

“扯淡！”我立刻矢口否认。

“开个玩笑。走，我请你喝奶茶！”余可然拉我离开。

我忍不住回头往舞蹈房看一眼。那里好像生了一根细细长长的线，悄悄牵住我。

得了，你还是只会翻墙逃学的假小子，还是原来那样更洒脱，我想。

夏日的风里混着闷热，成排的梧桐树上，还有永不停歇的蝉鸣，路边总有些穿着干净、带着阳光味道的男孩女孩骑着单车，或者徒步穿梭在树荫下的人行道上，与炎炎烈日玩着躲猫猫。

“唐糖！唐糖！”司雨舜踉跄着跑了过来。

余可然瞥他一眼：“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”

“不是到处都有我，是到处都有林老师。”司雨舜苦笑着说。

“林老师？”我突然仰起头，说，“我又做错了什么？”

余可然在旁冷笑一声：“肯定是你昨天打架被告发了呗！”

“这算啥事！”我摆摆手。

“你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！受伤的不是一般人，是蔡子天。”余可然一脸正经。

“听说蔡子天的脚踝是有旧伤的，唐糖，你可摊上事了。”司雨舜接话。

少爷家还真矫情，哪儿都是毛病，我想。“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唐糖，还能怕个虾兵蟹将的林老师不成？”我话说完，见大家脸色不太对，“怎么啦？”

这时，后面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一回头，碰到的竟是林老师那犀利的目光。

林老师笑里藏刀，而且是冲我而来的尖刀，她抢先说：“走吧，虾兵蟹将来请你了。”

“老，老师好……”我笑得尴尬极了，只得跟在林老师屁股后面。

一转眼就到了林老师办公室，开门就是一阵冷风——办公室的空调总是开得很低。办公室里总是极其安静的，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四周刷得雪白的墙壁也在对我说不。

办公室里，林老师瞪着两只圆滚滚的眼睛，目光不离我左右。

林老师话还没说一句，就先冷冷一笑，这一笑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我打了个寒战。

“唐糖，你最近是不是觉得没什么事可做啊？”

我说：“不啊。”

“那你昨天干什么了？”林老师咄咄逼人。

林老师肯定早就知道了，“明知故问”四个字现在就写在她脸上。

“林老师，当时是蔡子天他以大欺小在先，让人实在看不下去，我才……”

“你才怎么样？才出手打人？你说你还有没有点女生样子？净干些违反校规的事！”老师抢过话。

“已经说过了，是他先以大欺小。还有一点您要搞清楚了，我没有出手打人，是他自己伤到的。”我实在是听不下去，反驳了几句。

“你还有理了？人家爸爸都找上门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人家可是有脸面的人，这事要弄砸了，不光是你的事，你还会连累其他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”

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刚刚云里雾里地跟我兜了那么多圈，把我说得一无是处，敢情还是因为人家家里有钱有势。我虽说不是做了什么可歌可泣的好事，却也不至于跟杀人放火一般吧。哪会连累什么“其他人”？林老师口中的“其他人”不过就是她自己罢了。

林老师平日里为人师表，成天教我们怎么做人，最后还不是因为自己的“饭碗”，而把从前向我们夸夸其谈时的道理都抛之脑后，说白了，就是怕上级找她的麻烦。

谁有钱，就得可劲儿巴结谁，不过就是这么个理儿。人们都这样，时间一久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蔡子天家是出了名的大户——不然也不会被我知晓，据说还是我们这所民办学校的股东，跟校长和老师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，最起码是那种走后门走得光明正大，没人敢出来说一个“不”字的。

我听老师说了一箩筐，脑子里却想着自己的理论。林老师见我不为所动，最后也像泄了气，说：“其实说实话，我也觉得你没有多大错，可是……”

她欲言又止断断续续说了很多，一会儿说是我的不是，一会儿又说是蔡子天的不是……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着实难受，就把身体重心一会儿转到左脚上，一会儿又转到右脚上，看头顶上那只“嗡嗡”叫的苍蝇，飞过来，又飞回去，最后落在林